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目錄

師丹　孫寶
陳咸字子康　鄭朋
胡常　平當已上卷四十八
翟方進　翟義
范延壽　公乘興
張匡　馮逡
孫禁　許商
趙增壽　滑勳
劉輔　杜鄴已上卷四十九
毋將隆　馬宮
鮑宣　梅福
郭舜　尹賞
申咸　龔勝已上卷五十

脩羊公
鬼神
天皇大神　西王母
孝武帝　段孝直已上卷六十三

大凡全漢文三百三十四人

大凡全漢文六十三卷

全漢文卷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帝

帝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初爲泗上亭長秦二世元年起兵稱沛公明年楚懷王㠯爲碭郡長封武安侯㠯子嬰元年西入關項羽立爲漢王都南鄭㠯漢五年破項羽卽皇帝位都長安在位十二年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亦曰高祖有傳十三篇漢志在儒家本注曰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重祠詔 二年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㠯其時禮祠之如故漢書郊祀志上

立吳芮爲長沙王詔 五年二月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㠯佐諸侯誅暴

秦有大功諸侯立㠯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㠯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漢書高紀下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漢書吳芮傳

以亡諸爲閩粵王詔五年二月

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㠯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㠯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漢書高紀下

罷兵賜復詔五年五月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㠯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㠯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㠯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㠯下皆復其身及戶

勿事漢書高紀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同上

詔衛尉酈商 五年五月

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搖動者致族夷史記田儋傳 漢書田儋傳

赦詔 六年十二月

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漢書高紀下

擇立齊王荆王詔 六年十二月

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曰爲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荆地、漢書高紀下又見荆王劉賈傳

上太公尊號詔 六年五月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漢書高紀下

疑獄詔 七年

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曰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曰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

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漢書刑法志、

立靈星祠詔 八年

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史記封禪書 漢書郊祀志上、

捕趙王張敖詔 八年

趙有敢隨王者、辠三族、史記田叔傳、

擇立代王詔 十一年正月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漢書高紀下、

定口賦詔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

錢、以給獻費、漢書高紀下、

求賢詔 十一年二月

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漢書高紀下、

擇立梁王淮陽王詔 十一年三月

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漢書高紀下、

立趙佗為南粵王詔 十一年五月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漢書高紀下

擇立吳王詔十二年十月

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漢書高紀下

置秦皇楚王陳勝等守冢詔十二年十二月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漢書高紀下

議立燕王詔十二年二月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已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漢書高紀下

立南武侯織爲南海王詔十二年二月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漢書高紀下

布告天下詔十二年三月

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漢書高紀下

手敕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古文苑

堯舜不以天子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同上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同上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語于汝諸弟。同上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同上

賜韓王信書 六年九月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

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漢書韓王信傳上

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秦二世元年九月

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漢書高紀上

入關告諭漢元年十一月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漢書高紀上

發使告諸侯二年三月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彊楚之殺義帝者 漢書高紀上

數項羽十罪 四年十月

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羽當以救趙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 漢書高紀上

下令恤軍士死者 四年七月

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漢書高紀上

下令立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 五年正月

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漢書高紀下

下令赦天下 五年正月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漢書高紀下

復吏卒限制衣冠令 八年三月

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乘已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漢書高紀下

夷三族令

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

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漢書刑法志。漢興約法三章。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荅諸侯王韓信等上尊號 五年二月

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漢書高紀下。

諸侯王幸以為便于天下之民。則可矣。同上。

封爵誓 六年十二月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又三國志周瑜傳引作如礪。餘皆同。

丹書鐵券

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又六百三十三。困學紀聞十二。引陸賈楚漢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

又與群臣刑白馬而盟

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漢書王陵傳、高皇帝刑白馬而盟云云、又見史記呂后紀、無者字、又見漢書外戚傳、

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漢書周勃傳、案書抄八十一、引漢書云、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其國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案此即藝文志儒家所載高祖傳十三篇之一也、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漢書魏相傳、相表奏引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惠帝

帝諱盈高帝子漢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五月即位在位五年

謚曰孝惠皇帝

重吏祿詔 高帝十二年

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漢書惠紀

文帝一

帝諱恆高帝中子漢十一年封代王呂后八年迎立在位二十三年謚曰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徙淮南王長制 六年

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史記淮南王傳 漢書淮南王傳

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同上

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

可。同上。

增神祠制 十三年

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歲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史記封禪書。又漢書文紀有詔，與此小同。

即位赦詔 呂后八年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軍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漢書文紀。

封賜周勃等詔 元年十月

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史記文紀、又見漢書文紀、首有前字

荅有司請建太子詔 元年正月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史記作慊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漢書文紀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

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于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記文紀漢書無惠仁句秉上有皆字

振貸詔 元年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漢書文紀

養老詔 元年三月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漢書文紀

脩代來功詔 元年六月

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漢書文紀

益封高帝從臣詔

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戶各三百戶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 史記作定 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 漢書文紀

令列侯之國詔 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漢書文紀

日食求言詔 二年十一月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吕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吕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吕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吕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吕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吕匡朕之不逮、因各敕吕職任、務省繇費吕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吕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吕給傳置、漢書文紀

開藉田詔 二年正月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吕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漢書文紀

王辟彊等詔 二年三月

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漢書文紀

除誹謗訞言法詔 二年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吕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吕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吕相約而後相謾、吏吕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吕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吕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漢書文紀

議除連坐詔 二年

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吕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漢書刑法志、紀作元年、少首句、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同上周勃陳平奏言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

勸農詔 二年九月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漢書文紀

卻獻千里馬詔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漢書賈捐之傳時有獻千里馬者詔云云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同上

遣灌嬰擊匈奴詔 三年五月

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

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漢書匈奴傳

復遣周勃率列侯之國詔 三年十一月

前日朕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漢書文紀又見周勃傳

赦濟北吏民詔 三年七月

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漢書文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栞

全漢文卷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文帝二

勸農詔十二年三月

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漢書文紀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十二年三月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

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漢書文紀

耕桑詔十三年二月

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漢書文紀

除祕祝詔十三年四月

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史記文紀又見封禪書又見漢書郊祀志上皆刪節

除肉刑詔十三年五月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楚而

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漢書刑法志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

勸農詔十三年六月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漢書文紀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

無有所祈。漢書文紀。

議郊祀詔 十五年夏

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于民歲㠯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㠯朕勞。漢書郊祀志上。

策賢良文學詔 十五年九月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㠯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㠯翼天子是㠯大禹能亡失德夏㠯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㠯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㠯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㠯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㠯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

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論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漢書鼂錯傳。

求言詔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

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漢書文紀

與匈奴和親詔 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年漢書文紀

與匈奴和親佈告天下詔

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匈奴傳

遺詔後七年六月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人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宋書

作其令史漢皆作自續漢禮儀志下注補引亦作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漢書文紀又見史記文紀宋書禮志二

賜南粵王趙佗書元年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

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㠯問吏、吏曰、高皇帝所㠯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㠯爲大、得王之財、不足㠯爲富、服領㠯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㠯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㠯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漢書兩粵傳、

遺匈奴書 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虖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㠯故不和、

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史記匈奴傳。又見漢書匈奴傳，少右賢王一段五十餘字，餘亦小異。

璽書賜荅鼂錯 十四年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漢書鼂錯傳。

遺匈奴和親書 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㠯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㠯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㠯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㠯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

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史記匈奴傳、漢書匈奴傳、

答陳武

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㠯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史記律書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征南越朝鮮孝文曰云云按陳武即柴武史漢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遇剛武侯應劭曰武一姓柴韓王信傳漢使柴將軍擊之淮南王長傳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反是姓柴也而律書作陳武功臣侯表但有棘蒲侯陳武無柴武班固泗水亭碑十八侯銘亦然應劭漢人猶通掌故謂武一姓柴得其實矣非諸史望文者所及也棘蒲十八侯銘一作棘津當有一誤、

酎金律

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㠯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詣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眞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㠯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㠯上若翡翠各二十、準㠯當金、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漢文所加㠯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引漢律金布令云云、

景帝

帝諱啟、孝文帝長子、前元年立爲皇太子、後七年六月、卽位在位十六年、謚曰孝景皇帝、

定孝文帝廟樂詔元年十月

制詔御史、葢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㠯發德也、舞者、所㠯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

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 史記文紀 漢書景紀

聽民徙寬大地詔 元年正月

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漢書景紀

議著令詔 元年七月

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

議著令、漢書景紀、

減笞詔 元年

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漢書刑法志

封蕭何孫嘉詔 二年

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漢書蕭何傳

原襄平侯紀嘉詔 三年十二月

襄平侯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漢書景紀、

擊七國詔 三年二月

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

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漢書吳王濞傳）

赦吳吏民詔 三年六月

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漢書景紀）

讞獄詔 中五年九月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漢書景紀，又略見刑法志

定長吏車服詔 中六年五月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漢書景紀

減笞法詔 中六年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

曰一百。漢書刑法志。

詔定箠令

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漢書刑法志。

讞獄詔 後元年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刑法志作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漢書景紀。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

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爲盜，盜甚無異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漢書景紀

重廉士詔 後二年五月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一本官作宦，下皆同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漢書景紀

頌繫老幼詔 後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漢書刑法志

勸農桑詔 後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

終始閒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漢書景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武帝一

帝諱徹，景帝中子，四年封膠東王，七年立爲皇太子，後三年正月卽位，改元十一：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在位五十四年，謚曰孝武皇帝，廟號世宗，有集二卷。

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

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歡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沬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歎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漢書外戚傳，又藝文類聚三十四

秋風辭 并序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

兮不能忘、泛樓舡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文選

詔封皇子制 元狩六年三月戊申朔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史記三王世家

封皇子制 元狩六年三月丙子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史記三王世家

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史記三王世家

制書報胡建 天漢中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漢書胡建傳文略見說苑指武

元光元年策賢良制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聖主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

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于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漢書董仲舒傳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

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牵于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同上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

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同上

元光五年策賢良制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

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漢書公孫弘傳）

復高年子孫詔（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然則于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漢書武紀）

修山川祠詔（建元元年五月）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漢書武紀）

省衛士罷苑馬詔（建元元年七月）

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漢書武紀）

荅淮南王安諫伐越詔（建元三年　案文館詞林題如此漢書不云詔）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慚、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漢書嚴助傳、又見文館詞林六百六十二、

詔罷王恢韓安國兵 建元六年

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史記東越傳 漢書兩粵傳

詔賢良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

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漢書武紀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欲伐匈奴詔元光二年春案文館詞林題如此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漢書武紀詔問公卿又見文館詞林六百六十二篇首有制詔二字

赦雁門代郡軍士詔元光六年春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閒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

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眾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漢書武紀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漢書武紀

赦詔 元朔元年三月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㠯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㠯前、皆勿聽治、漢書武紀、

許諸侯王分子弟邑詔 元朔二年正月

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㠯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漢書武紀、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赦詔 元朔三年三月

夫刑罰所㠯防姦也、內長文所㠯見愛也、㠯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漢書武紀、

封公孫弘為平津侯詔 元朔三年十一月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漢書公孫弘傳

詔御史封公孫敖等元朔五年四月

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

三百戶。史記衞青傳 漢書衞青傳

勸學詔 元朔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一作廢樂崩，朕甚閔焉一作愍。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一作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漢書武紀文 又見儒林傳序

議置武功賞官詔 元朔六年六月

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爲令。漢書武紀文 又見史記平準書 有刪節而文多異 今別載于後

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史記平準書

遣謁者巡行天下詔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于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于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已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漢書武紀

詔封蕭何曾孫元狩三年

詔御史㠯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漢書蕭何傳）

遣博士褚大等循行天下詔（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㠯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㠯約之稽諸往古制宜于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㠯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埶㠯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㠯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㠯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㠯爲便者上丞相御史㠯聞（漢書武紀）

振流民詔

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

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㠯振之。□□□□□□

遣博士循行振飢詔 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㠯聞。漢書武紀

封周子南君詔 元鼎四年十一月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㠯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子南君，㠯奉先王祀焉。史記封禪書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㠯奉周祀。漢書武紀

封欒大為樂通侯詔 元鼎四年夏

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

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上

郊祠泰畤詔元鼎五年十一月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廼顯文鼎、獲薦于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襢、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漢書武紀

封常山王二子詔元鼎五年六月

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史記五宗世家

漢書景十三王常山王傳

征南粵詔 元鼎五年

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漢書南粵傳乃赦天下曰云云又史記南越王尉佗傳無弱字、呂嘉上有今字、粵人作罪人、

以石慶為丞相詔 元鼎五年九月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漢書石奮傳、

賜卜式爵詔 元鼎五年九月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或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卜式傳、又略見史記平準書小異、

減內史稻田租挈詔 元鼎六年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吕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欲為通溝瀆、畜陂澤所吕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漢書溝洫志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栞

全漢文卷三終